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石點頭 第七回 感恩鬼三古傳題旨

十里鬆音蔣子山，暮煙收盡梵宮寬。  
一派石泉流沆瀣，數廷霜竹顫瑯玕。  
大鵬洵有搏風便，還許鷓鴣附羽翰。

夜深更向紫薇宿，坐久始知凡骨寒。

此詩乃鄭正夫教兒子就學於王荊公，把這詩引見，並勉兒子奮志讀書的意思。然讀書不過為著功名兩字，卻不知讀書是盡其在我，功名自有天命。假如人根器淺薄，稟性又懶惰，動不動想到某年上登科，某年上發甲，滿口胡柴，不知分量。此等妄人，自不必說起。還有一等天生好資性，又好才學，准准的十年窗下，鐵硯磨穿。若問到一舉登科，盡付與東流之水，此是為何？大抵發達之人，一來是祖宗陰德，二來要自己功夫。

有德者天必有報，有學者天又惜其若心，報以今生富貴。總之有個定數，一毫勉強不得。寫得出手，才見學問，到得已身，才是功名。決不可畫餅充饑，徒成話柄。正是：

富貴未來休妄覬，功名到手始為真。  
鷓鴣欲奮圖南翮，徒被時人笑破唇。

話說宋孝宗淳熙年間，有一書生，姓仰名鄰瞻。父親仰望，是富陽縣中戶人家，媽媽曹氏，兩口兒生平好善。在今人說好善，不過是造佛齋僧。但不知佛生於西天竺，那要人旃檀當塑？

若是雲遊僧道，龍蛇渾雜，還有飲酒貪淫，劫財害命，勝於強盜十倍者，一般結伙遊方。難道齋了這樣和尚，便叫做行善？

所以會修行者，救人饑寒，解人仇怨，隱諱人過失。遇窮人死不能殮者，舍棺木，或見荒郊野水，死骸暴露，收撈埋葬。又次一等，修建橋樑，補葺道路，這都是現在好事。仰家兩口老頭，行了三十年善事，家計日漸貧寒。只這一個讀書兒子，早暮攻收，年到三四十歲，依然一領青衫。賴有結髮妻子姚氏，績麻織布，克盡女功。然除了讀書的吃死飯，一家之中，出氣多進氣少。單靠著書包翻身，博一日甘來苦盡。那知時運不到，日窮一日。雖不懊悔幾十年空行方便，然到得事體艱難，未免生出許多聒噪。

仰鄰瞻從此厭苦家中冗雜，寄居報恩寺中讀書。古來佛在西天憊慢國之極邊極際，國名安樂，本與中國不通。漢明帝時，西僧二人，以白馬駝經四十二章來進。明帝緘於蘭臺石室，自此廣興佛法。至於梁武帝，尤極尊崇，遍處都是招提蘭若。梁武帝姓蕭，所以凡有佛有僧之處，皆名蕭寺。仰鄰瞻本是善門子弟，見此清淨法門，朝鍾暮鼓，誦經念佛，分明離卻火坑，來到清涼世界，深喜其幽寂。又與主僧聽德和尚，甚說得來，因此也絕戒勞羶，隨僧茶飯。只多了幾莖頭髮，卻便是一個不剃頭的大知客。

自早春到寺，倏忽便是六月。一日正當赤日當空，流火鑠金之際，仰鄰瞻自覺得聖賢對面，徹骨清涼。偶閒空些，便縱筆題一下古風一篇，題曰六月吟，古風云：曦輪豬野柘杉鬆，火焚泰華雲如峰。

天地爐中赤煙起，江湖煦沫烹魚龍。  
淨淨渴獸唇焦斷，峻翻無聲落晴漢。  
饑民逃生不逃熱，血迸背皮流若汗。  
玉宇清宮徹羅綺，渴嚼冰壺森貝齒。  
炎風隔斷珍珠簾，池口金龍吐寒水。  
象牀珍簟凝流波，瓊樓待月微酣歌。  
王孫晝夜縱娛樂，不知苦熱還如何。

吟罷，恰當月逢三五，分外清光。夜氣既升，炎威稍減，忽然牆外有女人聲音，說道：「熱猶自可，只過世的人不見天日，真好苦也！」隨又吟道：

淮右東甌路渺茫，遊魂依舊各他方。  
此中十載身前梓，何處三生夢裡香。  
腋氣欲除荒草破，麥舟將去夜台涼。  
莫言伴讀無磷火，泣斷啼鴉刻漏長。

鄰瞻聽了大驚道：「這語言詩句，分明是鬼，真好奇怪！」話聲未了，聽虛和尚叩門送茶，說：「官人今日熱否？」鄰瞻道：「熱自不消說起，還有一樁奇事。」和尚道：「有何奇事？」鄰瞻道：「適來玩月就涼，忽聽得牆外有一女人聲音，說熱猶自可，只過世的人，不見天日，真好苦也。說罷又吟詩八句，這可不是個怪事！」因將鬼詩，念與他聽，和尚道：「此乃西廊下棺中鬼魂所作也。此鬼時有聲響，然不作祟禍人，官人休得驚慌。」鄰瞻道：「這棺中還是何人？」和尚道：「先年淮安進士伊爾耕，往溫州赴任，路經富陽，何期小姐暴死舟中，權將此棺寄於本寺西廊之下。及伊爾耕曆官東甌，全家疫病而死，致此女十年無人收葬。每到風清月白之夜，或吟詩，或怨歎，悽慘異常。但不曾有成篇詩句，想必見官人是才子，故此特地出頭。今細詳詩中之意，卻是求人埋葬，官人是善門子弟，何不發此心意，以慰旅魂？」鄰瞻道：「此願亦易。我若得寸進，便當營一窆，以妥其靈。只是我這功名心願，何時嘗得？」和尚道：「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。賢喬梓積德累仁，前程自然遠大，但在遲速之間耳，何悉此願不遂。」兩人茶罷，各自就寢。詩云：

梵鍾聲斷野煙空，旅魄哀吟嘯暮風。  
肯惜佳城藏玉骨，不教重泣月明中。

是年正當貢舉，那知貢舉官乃龍圖閣學士汪藻起。這汪藻起昔年未發跡時，與瑞州高安人鄭無同在國學相好，兩人結為八拜之交，約定日後有個好處，同享富貴。何期雙雙同進試場，起登科，無同落第。雖則故人情重，終須位隔雲泥，各人乾各人的事。藻起頗有文名，得授館職，一日對鄭無同道：「以兄之才，必非小就。我雖叨在宦途，要舉薦你廣游大人門下，不過順風吹火，不為難事。但良材濁用，甚是可惜。兄但放心入山讀書，一應盤費，俱在於我。且待賓興之日，或我執掌文衡，或在文場提調，或內簾總裁，凡可用力之處，便來相約，自有話說。」鄭無同道：「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。吾兄垂念故人，足徵高誼，但願此日兄弟，他年轉為師生，這便弟的僥倖了。」

自此鄭無同歸高安讀書，汪藻起在仕途作宦，曆官至龍圖學士。

那時南北講和，藻起充使臣往賀金主千秋，還朝便道歸家，召知貢舉。藻起要踐那二十年朋情宿約，密遣人約鄭無同至富陽報恩寺相會。原來藻起當初也曾寓在報恩寺看書，有願後日登科，或有幸典選文衡，當於寺中建立文昌帝君寶閣，今日果遂其願，於貢舉命下之前，先到報恩寺來，開疏建閣。鄭無同得了消息，即從高安來候見藻起。可知宋朝關防尚寬，一個應舉秀才，與大座師兩相賓主，全無迴避。鄭無同星夜趕至報恩寺，見了汪藻起，藻起留住小飲。聽虛和尚原是舊日相知，亦得預坐。酒罷，藻起令聽虛暫避，攜了無同之手，各處觀看。

自殿上走到西廊，正是伊小姐停喪之處，四顧一看，並無耳目，藻起低聲對無同道：「二十年陳話，不覺始遂初心。可將程文易義冒中，迭用三個古字，以此為眼，切勿差誤！」無同領諾作謝，隨即相別，都各起身。藻起開船，望上江驛起發。無同另將小船。前後而行。既此同學弟兄，一個官到主文，一個尚為科舉應試，真正學無前後，達者為先。後人曾有詩說汪藻起鄭無同故事，詩云：

二十年前比弟兄，一般燈火一般紅。

憑將明遠樓頭月，照彼麻衣侍至公。

當時仰鄰瞻，因汪藻起停郵於此，人從喧鬧，暫歸家中。

待到去後，方才至寺，笑一聲道：「我家老座師，將到臨安矣。不知可有福分，招得我這好門生。」到了晚間，點燈觀書，須臾神思昏倦，便思起來散步。只見一座院子，卻像閨閣一般，中有一少年女子，淡妝靚服，舉手對鄰瞻道：「妾與君子，忝辱比鄰。君攻書史，妾事女紅。但君子不曉得我閨房中針指，我卻曉得君子文案間翰墨。大抵禮別君臣，春秋辯夷重夏；經首二典，終八誥；毛詩遵四始，分六義。周易上無論八卦中分出六十四卦，只要題冒中，守定三個古字作眼，此是通場舉子不能想到，須切記之！妾生在淮南，長游東越。錢塘一滴水，永斷歸帆；蕭寺十年秋，全無魚腹。雖龍眠居士，荒蕪南北山頭；奈西土文王，未掩羽毛殘酪。倘先君有再返之魂，自當結草，即賤妾有通靈之路，更勝銜環。言之痛心，不覺淚下。」方在悽慘之時，只見一青衣人報導：「老爺老夫人，從蘭溪下來，將次船到桐廬。」鄰瞻回頭一看，不覺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思想夢中之意，分明是西郎下棺中女子顯靈，只是其中意味，好生難解。詩云：

一坯方許安玄魄，三古先從夢裡傳。

始信積金輪積德，陰功端的可通天。

且說鄭無同領了汪藻起密語，未曾考試，先把一個省元，癩在荷包裡。到得臨安，帝鄉風土，十分富貴。兼且名山勝水，天下所無，酒樓妓館，隨地皆是。無同意氣洋洋，迷戀花酒。

今日遊湖，明日看潮，弄得形銷氣弱。家僮阻勸，反加打罵。

有幾個同筆硯的朋友，見他淫縱無度，亦苦口諫，也只是不聽。

從來忠告善道，不可則止，自此再沒一個睬他，恣意放肆。及到臨場，以宿酒過度，兼冒早寒，霎時頭疼身熱，霍亂吐瀉，百病攢身，口發謔語。嚇得家人們，手忙腳亂，求神問卜，延醫服藥，眼見得不能入試了。挫過頭場，到二場三場，縱然身子健旺，也是無用。可惜汪座師二十年一點熱腸，不覺冰消瓦解。卻不知場中倒有程文易義中，連連下三個古字的人在那裡了。這方是：

狀元癩在荷包裡，又被京師剪髮多。

卻說仰鄰瞻，得了西廊女鬼之夢，牢記於心。看看試期將近，也收拾書囊至臨安候試。到二月初九頭場，有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」一易題。仰鄰瞻悟到夢中所言，周易上無論八卦中分出六十四卦，只要題冒中守定三個古字作眼，乃直揮道：

陰數為一，偶也；陰性為坤，順也。以地道明坤義而首言元，以陽剛先陰順而繼言象。求其地類，而以行地之物當之，則北馬之虛。求其陰不兼陽，而以減乾之半應之，則朋得西南之得。古伏羲以所畫之奇偶，俾之文王；古文王以元亨利貞所繫之詞為象者，俾之周公；古周公以所繫詞斷吉凶者為爻，以足伏羲文王之義。固知乾非坤德不彰，而厚德載物，此所以為地勢也。

汪藻起閱到此卷，見連用三古字為冒，通場未見，而文勢亦開爽簡勁，定然是鄭無同無疑，隨批上上卷，放於前列。及至臨期拆號一看，乃富陽仰鄰瞻，並非是高安鄭無同。汪藻起以為奇怪，此時各經房分考官，及大提調內外監場官，眾目咸在，一時改換不得。是科狀元，乃崑山衛涇，放榜之後，大宴瓊林。六街三市，急看新進士遊街。喧闐道路，挨擠不上。單剩這個有關節無福分的鄭元同，獨在下處納悶，與別個下第不同。瓊林宴罷，各進士除了公參，還有私謁。仰鄰瞻會過諸同年之後，獨自來拜見座師。汪藻起因這三個古字，疑惑在心，便問道：「功名雖有定數，文義出自心胸。易義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，只言坤義可也，何必並及乾卦？」鄰瞻道：「無乾不成坤，亦非支語。」藻起又道：「然則從古到今，並無兩個伏羲、文王、周公，但言伏羲、文王、周公可矣，何必迭用三個古字？我只要問這意思明白。」鄰瞻道：「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峰青，錢起之語，原出自夢中。這問門生三古字，正與相同。」因將富陽蕭寺夢中之事，述了一遍。藻起大是驚駭，方歎幽明異路，感通如此，無怪乎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也。方在聚話間，忽地人來報：高安下第秀才鄭無同要見。說聲未了，早已直走到廳上。一個是下第故人，一個是新中門生。鄉貫不同，炎涼各判。當時汪藻起，只該三言兩語而散，不合停留聚話，惹出一場大是非來：

方知語是針和絲，從頭釣出是非來。

此時汪藻起只因事體怪異，既歎仰鄰瞻得此奇夢，又怪鄭無同這等命窮，到手功名，卻被人平白取去。說便如此，也只該在自己心上轉個念頭罷了，又不合附著鄭無同耳上說如此如此。若是鄭無同是意思的人，只合付之於命。他本性本來躁急，又遇著失意時，眼紅心熱，一聞此言，愈加肝經火旺，憤氣真胸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老座師中了個夢魘門生了。想必當初，乃尊乃堂夢中感交，得了胎元。夢年夢月夢日夢時生下，即交夢運。生平又讀得好夢書，做得好夢文章，夢策論。如今中得好夢進士，他年直做到夢尚書，夢知制誥。日後夢致仕歸田，少不得黃梁一夢，夢中游過了十八重地獄，這方是夢魘結果。」

仰鄰瞻聽得他胡言亂道，又好笑，又好惱。欲待抵對他幾句，又礙著座主面皮，想一想只是我得時人該讓失時人，佯作一笑而別。其時汪藻起也怪鄭無同出言狂妄，無奈自己關防不密，歎一聲道：「惡人做不得，好人更做不得。」把個鄭無同冷淡了出去。鄭無同一發大恨道：「世情如此惡薄，有了得意門生，就怠慢下第故人。氣惱不過，偏要與這夢魘歪廝纏，弄他個不利市。」打聽得仰鄰瞻釋褐之後，即告假歸家，無同也就趕到富陽。

鄰瞻衣錦還鄉，見過父母，就到報恩寺，備起祭禮，至西廊下伊小姐柩前祭奠過了。與聽虛和尚商量，即於寺前，築定墳安葬，以報其德。選下吉日良辰，請堪輿先生定方向，開金井，將小姐棺木，抬到墳前。鄰瞻身主葬事，暫服素衣，執紼引道。聽虛邀請眾僧，誦經度亡。鄭無同察聽著了，買起紙錢祭品，吃個半醉，嘻笑而來。恰好柩方入土，無同設下祭禮，焚起紙錢，又不禮拜，只哭一聲：「伊小姐！你何不扶持我鄭無同，三個古字，中了進士，情願替你題請欽賜諭葬？戴三年粗麻重孝。怎如今日這般冷淡，可惜你尋錯了人也！」說罷，又呵呵大笑。眾人認他是癡，卻又衣冠濟濟；認他是不癡，卻又言語不倫，正不知甚麼緣故。只有仰鄰瞻心裡明白，曉得故意來尋鬧，走過一邊，不去睬他。鄭無同見沒人招待，便問道：

「弔客遠來，如何不見陪賓的相接？今日何人主喪，何人為孝人，何人為義夫？」

此時真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。連仰鄰瞻沒了主意，聽虛只得上前問道：「尊相面善，可是向日與汪座主，在小房同飲酒的鄭相公麼？」鄭無同道：「然也。若沒汪座主，怎中得仰夢魘？」聽虛道：「尊相出言略少次序。」鄭無同道：「次序次序，我就與你比個拳勢！」言未了，擊拳望仰鄰瞻面上打去。聽虛向前攔住，說：「尊相此是何意？」鄭無同道：「我偏怪他主喪不掛孝。」聽虛道：「仰翁原無掛孝之理。」鄭無同道：「無有掛孝之理，便不該主喪。」聽虛道：「若如此，反覺尊相欠通了。這伊小姐的屍棺，十年暴露，無人收葬。仰翁在小房讀書，問知其故，發願若得成名，即便安葬。此不過是陰功善事，原不該著孝服。在先文王澤及枯骨，遇死屍就埋，那裡掛得許多孝！」鄭無同聽了這話，怒氣愈加，便罵道：「賊禿！誰要你攀今弔古，弄嘴掉舌，偏護夢魘進士。」劈面一個巴掌，打得這和尚耳鳴眼暗。聽虛也怒從心起，說：「你是外方下第秀才，卻到這裡撒潑放肆，亂打平人！」隨手一把，就揪住鄭無同巾發，放出少林幫襯，攥著大拳，當心便捶。仰鄰瞻恐弄出事來，只得橫身解勸拆開，帶著笑對鄭無同道：「主喪的固不成禮，送葬的也覺多事，大家認一不是何如？」無同本要來尋惱仰鄰瞻，不期反受了這場侮慢，自覺乏趣，整一整衣冠，大罵道：「賊禿有了大幫手，敢欺負我下第舉子，難道輕輕放過你不成？若不弄你發配到遠惡軍州，我也不姓做鄭。」一頭說，搖搖擺擺，大踏步而去。

喚只船復往臨安，想著仰鄰瞻是個進士，別事也扳他不倒，就把科場關節，上他一疏。只是汪藻起一片美情，我自命薄，不能入場，如何反去連累他？又想仰鄰瞻若不用三古得中，到也罷了，偏是你偷了關節，公然登第，何等榮耀。我雖命窮，怎生氣得過，又想這關節卻是鬼魂所傳，如何做得干證？千思萬想，難以措詞。欲待歇手，又放不下聽虛和尚。尋思幾遍，恨一聲道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。」就在燈下，吃了幾杯悶酒，磨起墨來，草上一疏，疏云：

陛下龍飛蕃邸，先知稼穡之艱難。鑒照重瞳，更切文衡之鄭重。第春秋為腐爛朝報，科目非湊集俚言。竊有新科進士仰鄰瞻，幼稱偽學，長附明經。題本全牛，學疏半豹；支言累句，大玷聖書。即其易冒中所云，古伏羲、古文王、古周公，有古是必有今。請求其對，假如陰有數，陰有性，陰有義，言陰復又言陽，何辯於題？況當皇上中興隆業，平定乾坤，離照當陽，正萬魅消亡之日。乃言旨出蕭寺女鬼，顯受臚唱之傳宣。陰瘞成崇之旅櫬，鑿破先陵，有傷國脈。兼信妖僧聽虛左道邪術，結為死堂，妄談禍福。誣藝祖取國於小兒，致有陳橋之變，謗太宗傳疑於斧影，托身兀術之災。上訕祖宗，下亂國事，關係匪輕，臣何敢隱！

疏上。批下聖旨道：「據下第舉人鄭無同所奏仰鄰瞻易義，著禮部核勘文理，有無穿鑿悖戾；及所鑿破山地，究屬何陵；妖僧所傳謗誣，有何實據。會同法司，嚴提諸犯，及主文官，鞠審奏報。」當時本下，法司行文拘仰鄰瞻、鄭無同聽虛和尚一千人到案。任你汪藻起是南省老座師，少不得青衣小帽，同在秋曹衙門，丹墀跪下。問官一一詳審，鄭無同只將仰鄰瞻易義中辯，並不敢說到汪藻起富陽寺中私囑的言語。可知事無根據，辯端自多。審到聽虛和尚，聽虛將那仰瞻讀書時，鬼魂吟詩，發心許其葬埋，前後之事，從實細說一遍。其他妖惑誣謗等事，無影無蹤。所葬之地，又非先朝陵寢，鄭無同理虧詞遁，硬賴不過。問官已知虛詞誣奏，隨從實定了審詞。汪藻起終念無同昔年交誼，反與他極力周全，問官乃從輕擬罪。禮部已將易義中評閱，並無有礙，即會稿合議覆奏。疏云：

鄭無同以下第枝心，致怨已進之仰鄰瞻，此未中而妒，本理外之所無。其於易義三古字，文理通達無悖，何得借以發端。

陰統於陽，而本於乾，亦非題外生枝。以此而加指摘，則一榜盡關吏議矣。又堪得鄰瞻讀書僧廡，偶見無主暴棺，許以進身為之窀穸，亦善果也。不食其言，果於第後妥之，斯誠仁者之事，似於風俗有裨。乃誣人者執此為通報節目，尤可異也。果如無同之言，必起枯骨而質於庭，亦聖世法曹之所不及者。況昔呂蒙嘗於孫策之坐，夢伏羲、文王、周公與論世祚興亡之事，日月貞明之道，以夢合夢，自古有之。富陽向無陵寢，鑿傷國脈，何人見之。先朝典故，金匱未開，聽虛以乞食僧伽，何從見解。執以為論，誣妄可知。而乃敢以無根傳謗，聳動聖聽，下及主文臣汪藻起，囚首訟庭，則無同欺罔朝廷，累辱大臣，罪奚追哉！姑念下第負慚，小嫌致釁，流徙薄譴，警戒將來。

聽虛以不平之憤，為鄰瞻助一臂力，菩提大戒，乃若此乎，亦宜杖儆。其汪藻起照舊供職，仰鄰瞻以次選用，庶善者勸而惡者懲，國法伸而群情服。臣未敢擅便，伏候聖裁！

聖旨一如所奏，鄭無同流徙邊方，汪藻起復為大理卿之官，聽虛納鍰贖杖。仰鄰瞻除授廬陵縣令，領了憑誥，回到家中，收拾起身。仰望老夫妻，一生好善，得此兒子成名，心滿意足。

又對鄰瞻道：「你今科名，全虧伊小姐托夢。既葬其身，雖足報之，我還念他的父母一家，死在官所，如何無一些音信。想來十年前，故官靈柩，定有著落，今為之計，你自同媳婦往廬陵上任，我便到溫州訪求。倘得其實，願與他家扶柩，歸之淮安，方盡我一生為善之念。」鄰瞻道：「兒子向來為此幾本毛頭書，拋撇了父母。今幸得一官，當正奉侍任所，少盡子情，怎的反要餐風宿雨，跋涉遠道？況兒子得中進士，做了縣令，已自有人使喚，只消差一役人前往，足辦此事。我與爹媽同到廬陵，卻不兩便？」仰望道：「恐使人未必盡心，還須親去。」商量未決，恰好湊巧有一淮安伊姓人，到報恩寺中，尋問伊小姐之柩。原來淮安連歲水災旱荒，以致人民飄散。到此十年之後，田禾豐稔，百姓漸漸復業。那來的是伊爾耕嫡親姪兒，名喚伊蒲，雖知叔父合家死於任所，彼時年幼，饑荒出門不得。

今幸長成，勉強支吾盤費，一路直至東甌地方，訪問得叔嬸棺材，俱埋在西郭淺土。根尋的實，赴府縣告一紙，請故官屍柩還鄉。府縣官不勝樂助，申文上司，各各助喪，方得扶柩上道，轉到富陽，來載小姐棺木，故有此信。仰鄰瞻聞知大喜，便請伊蒲到家，敘其緣故，說道：「足下念叔父母遠棺，不憚勞苦，猶子比兒，於今見之。寺中所停令姐之柩，暴露十年，學生有願埋葬，今已松柏成列矣。不揣欲將令叔父母靈柩同葬於此，弗特父子骨肉同在一處，即在兄長完此一念，輕身回歸，可不又省多少盤費？」伊蒲聽說，磕頭拜下去，道：「難得先生這片好心，伏願得壽享千秋，官居台閣。」鄰瞻扶起，留入書房小飯。同到小姐墳上相視，果然松柏滿莖，即請起地理先生開土砌墳，鄰瞻依舊白衣冠躬身弔送。安葬已畢，伊蒲復到鄰瞻家中，請仰望老夫妻出來拜見。又留住了一日，作別而去。仰望遂了所願，不勝喜歡。

那時鄰瞻奉著父母妻子，前往江西到任。從此政簡刑清，一廉如水，各上司薦舉，擢為御史之職，一路官星高照，直做得樞密使。生有二子，俱弱冠登科。鄰瞻致政歸鄉，仰望夫妻，各百歲上壽，無疾而逝。方信自來作善作惡，必有報應，只是來早來遲，到頭方見。奉勸作惡的，不要使過念頭；作善的，不要錯過善因；須知頭頂上這個大算盤，真算得滴水不漏，各宜猛省。後人聞此故事，曾題一詩勸世，詩云：

富陽蕭寺晚煙中，記得當年到梵宮。  
一夜青燈憐白骨，千秋黃土蓋殘紅。  
用情易義傳三古，屬耳垣牆別一通。